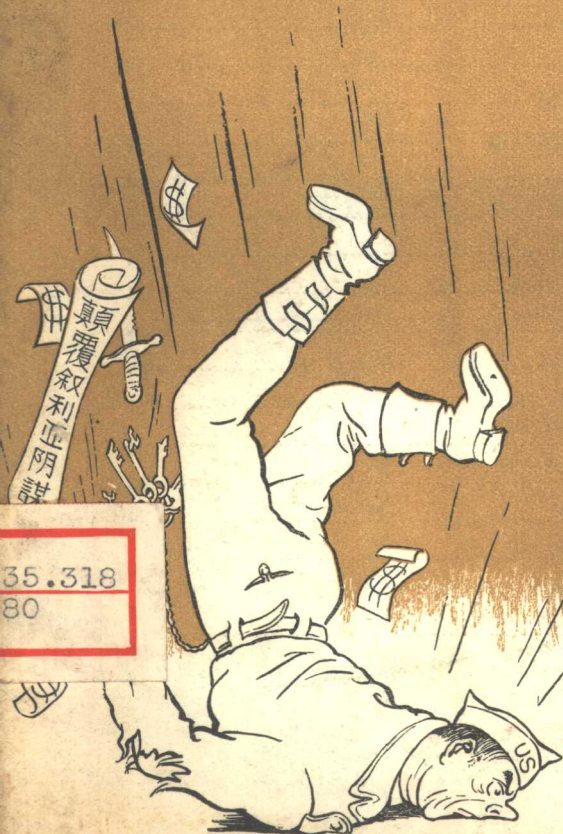


美帝在叙利亚 阴谋失败记

尼·德拉琴斯基 著



35.318
80

Николай Драчинский
КОНЕЦ ПАЛОСАТОГО ЗАГОВОРА
“Огонёк”, № 3—6, 1958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星火”杂志 1958 年第 3—6 期譯出

美帝在叙利亞陰謀失敗記

〔苏〕尼·德拉琴斯基著

馬 林 譯

出 版 者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 刷 者 解 放 軍 報 印 刷 厂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定 价 每 本 一 角 九 分

开本 787 × 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 字數 45,000

1958年11月第 1 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400 統一書号 3003 · 423

目 录

两种观点.....	1
旗上的星.....	6
手榴彈沒有爆炸.....	9
戴助听器的人.....	10
馬利基的影子.....	14
在“比凱普西宝贝”的窩巢里.....	17
奧馬尔·海揚和7175号福特牌汽車.....	20
看不見的战争.....	24
过去之声.....	26
軍事独裁者在寻找工作.....	31
上校戴上了鬍鬚.....	34
軍事独裁者幻想着未来.....	38
“飯已煮熟”.....	41
会見未成.....	46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48
和平的烏云.....	51
坚强的神經.....	54
“紅色的百万富翁”.....	57
斯大林格勒的榜样.....	59
和平的胜利.....	63

美帝在叙利亞陰謀失敗記

两种观点

去年十月初，当我乘坐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大馬士革时，反叙利亞的“神經战”已經达到了極端緊張的程度。女服务員不停地供給乘客們報紙，美国的报刊上进行着狂暴的反叙利亞运动。

我問女服务員，往大馬士革的乘客多不多。

——只有两位，您和客艙的一位先生。

——为什么这样少呢？

姑娘最初聳了聳肩，接着职务上的笑容从她的臉上消逝了，她說道：

——据說战争在那里就要开始了……我真担心，我有一个兄弟在东方，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要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去……

——可是您不是要飞往那兒去嗎？

——噢，不！我只到羅馬，在那里要更換飞行組。啊，这就到羅馬了，請扣好皮帶，熄滅紙烟！

飞机穿出云層，下面是蜿蜒如帶的台伯河和丘林上的“永久城”。落日把科洛西姆遺址^①照耀成一片紫紅色。甚至由高空看去，它那早就被占領者燒毀的巨大的半圆形殘址也

^① 指科洛西姆斗兽場，这是一世紀時建成的羅馬的規模宏大的圓劇場，約可容納觀眾五萬人。——譯者

使人們惊奇它的宏偉，勾引起人們对建筑师天才的怀念 和对战争帶來的灾难的記憶。

在羅馬机場上我买了一个明信片，走到邮政分局，打算寄回家去。窗口坐着一个消瘦而愉快的意大利人，嘴里哼着一支歌曲。听到“艾 枉特 圖 波斯特 吉斯 波斯特 卡德”^① 这句话后，局員停止了歌唱，詫异地笑了一笑，并作了一个各民族都懂得的手势，表示“我什么也不明白”。我把明信片遞給他，并指了指應該貼邮票的地方。

——啊，等等，先生，等等！——局員看了看地址，突然操着一口相当不錯的俄国話說道：

——寄往莫斯科？您是由莫斯科来的嗎？

——是的，您在哪兒学会講这样一口漂亮的俄国話呢？

——在奔薩！我作过俘虏，真見鬼，噢，有一次那兒發生了一件事……

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到底这位意大利人在奔薩遇到了什么事，这时，突然有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肩膀，抱住我，迅速而毫无联系地乱說着一些阿拉伯、俄国和法国話，然后是拥抱。他的手顫抖着，在他的眼鏡片后面泪水閃閃發光。

——請原諒……但是我不能……当我看到……一位俄国人，我就不能冷靜……您講俄国話，您是由莫斯科来的，我說不上来，我太激动了……

这位矮壮身材、黝黑臉龐、漆黑头髮的人，确实是真挚而深深地激动了。过了几分鐘，他冷靜下来，这才談到了自己。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臉龐我觉得有点眼熟：原来我曾在莫斯科的報紙上看见过他的相片。这是馬恩·丹达希，一位叙

^① 英語，意思是“我要寄出這張明信片”。——譯者

利亞的歌唱家和音樂家。他曾隨着一個藝術團到過莫斯科參加聯歡節。年輕的歌唱家的演出很是成功，他也聽了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歌曲和音樂，听到了，但几乎什么也沒有看見……

聯歡節之後，在莫斯科醫院里，蘇聯醫生們給馬恩做了複雜的眼科手術。現在這位恢復了視力的他，正在返回祖國的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里，丹達希學會了一點俄文會話。雖然他知道的字很少，但是他所用的每個字所包涵的感情和熱誠却使你覺得真是娓娓動聽。

他的故事感動了郵局的職員。

——穆里托‘賓涅！賓尼西莫！——意大利人說道。——這真和重生了一樣。我明白您的感情，在蘇聯，在莫斯科有着值得您感激的人們。

——是，是！難道我會忘掉這個嗎？——馬恩回答意大利人說。——可是，不只是我一個人要感激蘇聯人，睜開了眼睛的千百萬阿拉伯人開始看得更清楚了。他們看清了，誰是他們真正的朋友。目前我們敘利亞的局勢，如果沒有找到這樣一個偉大的可靠朋友的話，恐怕它早已倒在血泊和鎖鏈中了……

馬恩講得很久，很熱烈。他的激動的講話打斷了通知去大馬士革和阿巴丹的乘客們應該到飛機中去入座的擴音器的聲音。

我和馬恩不在一個機艙中，但是我們約好了，到達大馬士革之後馬上會面。當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時，首先看到的是放在我的座椅上的一雙穿着大黃皮鞋的腳。大腳的主人是一位年紀不輕，但是長得很結實和有着滿身橫肉的人，他就是我的新鄰人。他的襯衣領口开着，代替領帶在脖子上纏着一塊藍手絹，稀疏的頭髮稍微地蓋住粉紅的頭頂，大鼻子和大下巴突出

地压倒了臉上的其他特征。你真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已退休的竞技者或者“馬拉松舞蹈”的冠軍。他的行为过分不客气了，像一个过多地要人向他陪笑的人似的：他講話的声音很高，輕率地麻煩着为他送来口香糖的女服务員，之后，似乎稍微愉快了一些。他把脚从我的座椅上放下来，然后又攔到前排座椅的椅背上。

机舱里慌張地闖进两个人来，匆忙地走到我的邻人跟前，从一个高大身材、身着华丽服装的褐黑色皮膚的人背后伸出一顆如同火候不足的面包的头来。

——契尔斯基先生，就是那个我和你們說过的意大利小伙子。他会帮助您的——高个子說，而“面包”搖晃了一下，鞠着躬。

英文称呼叫做“小伙子”的那个人是一个年紀相当老的人。衣領沾滿油污，領帶已变成了抹布。

——他准备好了嗎？

——是的，先生！

——好吧，讓他乘下次飞机到阿巴丹去。

——是的，先生！

——其他人乘船去。

——是的，先生！

——迅速打發，我非常需要一些可靠的人，这些阿拉伯人現在完全不可信任了。

——好吧，先生！

——走吧！已經收梯子了。

——再見，先生！

——再見！

……飞机穿过云層，宛如在鍍了鍍的月亮用寒光照耀成

的雪白的平原上飞行着。

——您不喜欢阿拉伯人嗎？——当送来晚餐的时候，我問邻人。

——这是个多么多情善感的问题呀！我开采石油，有人妨碍我做这个，我就不高兴。

——誰妨碍你，阿拉伯人嗎？

——我在东方干了三十二年了。这样的困难还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甚至从我这里領錢的酋長也开始談論什么民族复兴的蠢話……

——这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这就增添麻煩，妨碍生意呀。而在叙利亞正在搞什么鬼！

——叙利亞並沒有石油。

——有好几条油管通过叙利亞，我們在沙漠中所开采的千百万桶石油，通过这些油管流向海口。这是陆地上的苏伊士！而您大概还记得吧，当苏伊士危机时，在欧洲已经开始用马来拖汽車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已經完成了通过叙利亞的油管的一半工程，可是現在却停工了。当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同苏联友好的不可靠的政府时，誰还会去投資呢？这是对中东整个商业的重大威胁。做生意的人絕不能在这样的局势下工作……

——可是，据我看，叙利亞人恐怕是抱着另一种观点吧？

——荒唐，那里只应当有可以接受的政府。

——那末，就是說将要發生新的政变了？

——东方的政变，是司空見慣的常事，正如法国内閣的危机一样，——我的對話者冷笑了一声。——当然，最好是首先試驗这样一个办法，如經濟封鎖。可是这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叙利亞同東歐貿易，俄國在支援它。我明白蘇聯為什麼這樣做，正如你們德國人一樣，想利用這種局勢，乘機插手進去大撈一把。

——我不是德國人，而是俄羅斯人。

——白俄還是赤俄？

——蘇聯人。

對話者豎起了眉毛，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一雙黃眼睛。顯然，鄰人是被我閱讀的西德畫報引入了迷網。

——我在想，為什麼你們喝威士忌不對汽水呢？這是俄國的習慣嗎？——這位美國人問我。關於石油，他再也不談了。

當飛機滑到大馬士革航空港的大樓時，他在告別時說：

——你們，俄國人，在東方暫時算是贏了——1：0，可是請注意，比賽還在繼續進行着，而你們還不習慣於阿拉伯的運動場呢！

——我覺得，您瞎了眼，假若照您的說法，你們是在同阿拉伯人競技，而他們卻更清楚自己的運動場。難道您還沒有看見，大多數人民已經覺醒了嗎？民族獨立運動在近東已經變成最盛行的政治主張了，甚至在你們暫時還控制着的國家中也是如此。

——赤色的寓言，我什麼也看不出。

——視力有毛病！

旗上的星

大馬士革是個奇怪的城市：這裡的一切，或者是很古老，或者是很新穎，中間型的很少見到。玻璃和混凝土建成的高樓大廈聳立在最古老的，可能還住過稗史上的沙拉赫—阿德—

庭^① 同时代的人們的建築物旁邊。在街上，最新式的半轎式汽車超越着聖經上常常描述的小毛驢，大型卡車狂暴地鳴着喇叭，要求性情遲緩的駱駝隊讓路。在咖啡館里坐着兩個人激烈地、指手划腳地談論着：其中一人身穿阿拉伯人一千年前的傳統寬袍子，而另一人則穿着時髦的歐洲西服。在大百貨商店里，一個女人給自己挑選口紅，她身上穿的是最新式巴黎時裝，可是由臉到肩却按照千百年來的傳統習慣蒙着黑紗，所以把頭弄得就像一條黑口袋。

有一天，我在市郊看到這樣一幕戲。大街上停着一輛新的“米爾謝捷斯—冥茨”大客車。幾個乘客由窗口向外觀望，車前一個身穿灰色長袍的阿拉伯人拉着一只公羊。他用刀子就这么敏捷地一下，砍倒了牲畜，把它拖到散熱器的面前，在柏油路上留下很寬的一條血印。在乘客和觀眾的呼喊聲下，大汽車開過了鮮血形成的小溪，于是大家都跑去祝賀司機。看來這輛汽車是新買來的，為了萬事順利，按照古老的風俗給新機器行洗禮。

大馬士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三千五百年前埃及人的石刻就已經提到了它在當時就是一座古城。它經歷了很多事故。往昔它曾經是科學藝術和手工業十分繁榮的強大哈里發國^②的首都。它曾經遭受過達梅爾蘭^③戰爭的蹂躪。以後全國陷入奧斯曼土耳其人的統治下，經過了漫長的四百年。

① 沙拉赫—阿德—庭（1138—1193年），1171—1193年埃及的蘇丹，艾尤比德王朝的創始人。——譯者

② 哈里發國為7—8世紀建立在亞洲西部和北非地區以及比利牛斯半島大部分土地上的封建神權政體國家。661—750年哈里發國的首都在大馬士革。——譯者

③ 達梅爾蘭即帖木兒——十四到十五世紀時中亞細亞的統帥和侵略者。阿拉伯人稱帖木兒為帖木兒林（意為駱駝子帖木兒），歐洲人將此訛傳為達梅爾蘭。——譯者

法国殖民者用武力建立了政权，代替了土耳其人。可是报导一个新世界诞生的“阿芙乐尔”的一声炮响^①，在东方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叙利亚共和国的国旗上有三颗星。这是纪念三次最大的反殖民主义压迫的起义：1917、1920和1925年。星是红色的，象征着为祖国的自由而牺牲的爱国者的鲜血。1946年，在一次新的大暴动之后，最后一名外国士兵撤离了叙利亚的国土。叙利亚变成了第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共和国。从那时起只经过了十二年，可是在这些年代里，这个几千年的古老城市的面貌起了巨大变化。

马恩·丹达希和我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游逛着，他如飢如渴地看着故乡的城市，总也看不够。他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从出生以来视力就极不正常。八年前一只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而另一只也只能模糊地分辨很近的物体。苏联医生把他从永久的黑暗中拯救出来，现在他迷醉地看着充满阳光的城市，高兴得像一个小孩似的，拍着手掌，有时开始唱了起来。有一位他的朋友在老远就向他喊道：“沙良姆—阿列依库姆。丹达希！”当听到这个名字时，过路的人都停了下来。“这是在莫斯科给您做的手术吗？”人群立刻都围了拢来。

——啊呀呀！八年前这里是菜园，而您看，现在是什么呀！——当我们停在几乎是现在的大马士革的市中心区的赛义达港大街上的时候，马恩说道。沿街高耸着六层到十层的高大楼房。由那里我们走过了马兹拉—阿里—贾吉德，这是城里的新市区，现在足有城市的四分之一大，它是最近五年来才出现

① “阿芙乐尔”是十月革命时代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巡洋舰。10月25日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导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译者

的。还在不多久以前，这条綠叶成蔭的阿布—羅馬尼林蔭大道和通向它的各条街道还不曾有呢。

后来，我們向上走去，走向高出首都的卡秀恩山，荒涼的棕黃色山坡現在已經被新的街道和高大的樓房盖滿了。从高处可以看見全大馬士革，如在画中。馬恩用手指着十年前沒有过的一切。在幻想中城市开始变小，一直变成環繞着古老城堡的一个小黑点佇立不动了……

手榴彈沒有爆炸……

在外交部，我和薩拉哈·丁·塔拉齊談了話。那时他还是外交部的秘書長，但已被任命为叙利亞駐苏联大使，并准备动身去莫斯科赴任。他是叙利亞最有學問的人之一，是法学博士和大学教授。他談到了关于阿拉伯各国爭取独立的長期的頑強斗争，关于人民所希望的阿拉伯民族團結一致的思想。数世紀以来，殖民主义者压制了阿拉伯的文化、經濟和語言，压迫人民。独立的叙利亞共和国建立才有十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时期內，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困难还很多，殖民主义过去所遺留下来的負担还很沉重，然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叙利亞公民要如此不妥协地对待妄想将外国的統治重新强加于人民头上的任何圖謀，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亞人对苏联以及它的大公无私和友好的政策抱如此同情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国家是找不到立脚点的，于是依靠武装干涉，借助于自己的間諜，策划阴谋和挑衅……

这些話的真实性在第二天就得到了証实：軍事統帥部的發言人向新聞界的代表們發表了声明，在拉塔基亞破获了一樁反对共和国的新的巨大阴谋案。查出了由国外运来的武器的倉庫，在秘密的地方隱藏了很多英国和加拿大制造的

步槍、機槍、手榴彈和彈藥。

拉塔基亞賣國集團是美國的外交家精心地策劃了整個夏季的反对叙利亞獨立的帝國主義陰謀环节中很多小队中的一个。这一次他們行動得更加狡猾和机警。不大的陰謀者們的小組，相互間只是通过美國人来进行联系的。預計是如此：假若一个小組遭到失敗，其他的小組还可以保存下来，因为联系的綫索可以由外交不可侵犯性高筑起来的大使館的牆門来切断。

然而叙利亞人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警惕性却比殖民主義者的奸計更为高明。手榴彈沒有爆炸，槍炮也沒有發射。千方百計策劃的陰謀粉碎了。在大洋的彼岸引起了病態的驚慌。

在大馬士革我了解了起訴書的材料，并和一些事件的參加者談了話。关于这个陰謀的故事有时很像美國的偵探小說，這可不能怪我：一个陰謀的主要組織者竟是一位盜匪影片和小說的鑒賞家和崇拜者。

戴助听器的人

去年春天，甚至兴致勃勃的美国外交家們也开始明白了，叙利亞政府不会接受臭名远揚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無論威胁和劝誘都沒有起作用，年輕的共和国堅決地拒絕了將大洋那邊做好的特洛伊馬^①放进自己的牆里来。于是決定采用別的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大馬士革的街頭出現了一个外表很少引人注意的人：灰褐色的毛髮，中等身材，生着一双水汪汪滑溜

① 紀元前12世紀，希臘人和居住在小亞細亞的特洛伊人發生戰爭。傳說希臘人在進攻特洛伊城時，曾製造了一匹藏有戰士的大木馬。特洛伊人沒有識破這個詭計，把木馬拉進城去，特洛伊城乃陷落。——譯者

溜的眼睛。不过有一点却使他与众不同：紳士有点耳聾，經常隨身戴着一个助听器。他保持着始終不变的假人般的微笑，与人談話时便遞过去一个小小發亮的麦克風。在他的外交官的名片上說明：持名片者霍华德·斯通先生是駐大馬士革美国大使館的二等秘書。他是被外交的不可侵犯性保險了，絕不会遭受到一切可能發生的不愉快事情的侵扰。

斯通先生的外交职务是够低微的了。可是他的命令就連領事、武官，甚至連大使本人也得严格地执行。一些外交汽車，相当数量的經費，甚至还有大使館工作人員的住宅都归他支配。二等秘書負有特殊使命，他是执行这个使命的大專家。

在美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專家：算命專家、原子彈專家、口香糖廣告專家、妖魔鬼怪專家。在巴黎有一次曾有人指給我一位肥胖的紳士，說这是美国最大的新婚者家庭生活預測專家。斯通先生是一个策划阴谋和武装政变的大專家。

当伊朗的摩薩台政府企圖反对長久以来就掠夺着这个国家的外国石油壟断組織时，霍华德·斯通立刻就出現在德黑兰。在很短的时期內，他秘密地筹划了武装政变，結果摩薩台博士坐了牢，而石油巨头們却保住了自己的利潤。

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戴助听器的人出現在遙远的危地馬拉。那里阿本斯總統决定結束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橫行霸道。国务院的憤怒的照会、威胁、恫吓都无效，于是斯通加入了事件。又是一次武装政变，于是“联合果品公司”仍然照旧吸吮着这个小国的液汁。

春天，我到过苏丹；喀土穆的熟人告訴我，进步的阿扎里政府，因提出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保持更緊密的关系，被美国人策划的議會政变推翻了。他們利用奸計、收买、威胁等手段分裂了进步集团，政府被迫辞职。为了进行这个事件，

一个名叫斯通的美国大使馆的某种工作人员特地来到了苏丹。

去年正月，安曼有一位博士、反帝国主义战线的积极和享有声望的活动家曾向我讲述美国人在约旦的阴谋。美国大使馆的“专员”们在皇宫中乱窜，与贝陀因部落的首领密谈，利诱着他们。

——据说，——博士补充道，——不久前，为了帮助领导这些人的美国武官逊尼上校，特地派来了一名政变专家，他曾在伊朗筹划过阴谋。可是我们不怕他们的奸计，他们不会再给觉醒了的人民重新戴上枷锁的。

看来博士错了。美国人毫不费力地利用了贝陀因部落数世纪来的落后性、宫中的受贿、一些政治领袖的犹豫不决和另一些人的恐惧，结果实现了政变。现在，大马士革有人告诉我，博士本人已从约旦逃出来了，隐藏在阿拉伯半岛他的一个兄弟那儿，他已被缺席判决了十六年徒刑。而斯通完成了自己在约旦的丑事之后，现在又来到了叙利亚。

今年夏天，在大马士革街上踱来踱去，戴着助听器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仔细地观察着一切，在这里，什么地方窝藏着“赤色威胁”，他就要下令使用一切手段加以铲除。

傍晚，人行道上很拥挤。嘈杂的人群阻塞了主要的街道。人们拥挤在光亮的柜台前、报摊前，塞满了无数的咖啡馆。在这种拥挤中，街头上的小贩们巧诈地把他们的商品直接摆在柏油马路上，并高声地呼唤着买主。背上背着大罐子的到处流浪的凉水贩们拼命地敲着如同响板的小铜碗。

斯通先生在街上停了下来。打他身旁沿着柏油大马路往来奔驰的几乎尽是最新式而优越的美国汽车。和这里的汽车比较起来，罗马或哥本哈根的大街简直就变成汽车陵园了。可

是斯通先生并未留意街上，他望着天空。在一座最高的大楼上燃起了巨大的用紅色霓虹管弯成的一头野牛和写成“MAZ”的字样。这是一个当地的貿易公司为苏联的“MA3”——明斯克汽車制造厂的卡車做广告。啊，这就是赤色威胁。紅色野牛在大馬士革上空燃着，介紹着苏联的卡車。后来它灭了，在它的位置上燃起了白熊和“YAZ”字样。斯通不懂得“ЯАЗ”字样^①是指什么。熊虽然是白色的，可是对他說来，也同样变成了赤色威胁。

四周閃耀着各色灯光，介紹着“白馬”牌威士忌、“菲利浦斯”收音机、“奧麦加”手表、“通用电气公司”的电动机。可是紅色的野牛却引起了斯通先生的注意。一个長着一头黑髮，头上頂着一捆报纸的男孩跑了过来，使他由茫然若失中省悟过来。男孩用自己年輕的肺的全部力量喊着：“叙利亞代表团在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哈勒德·阿澤姆开始了順利的談判！”斯通先生轉过身来，关了助听器，可是男孩喊的声音太高了，就是沒有助听器也能听到。小孩給他塞过来一些报纸，先是阿拉伯文的，后来是英文和法文的。斯通几乎是逃跑似地摆脱了这个討厭的小报販。

斯通走进了側街，从那里可以看清五光十色的“法尔都斯”电影院的入口处。在他面前停着一長串油漆特別鮮艳的汽車。“美国商人們真估計到了东方的口味”——戴助听器的人一边看着緋紅色的、金黄色和深藍色的汽車，一边想着。在它們中間停着一輛不醒目的路塵色的灰“福特”汽車。只有这部車子才使得外交家發生兴趣。

汽車終于开动了。它在这个街区繞了一圈，接着第二圈和

① 即苏联的雅罗斯拉夫尔汽車制造厂的簡写。——譯者

第三圈，又停在原地。“第三天——这是星期三”，戴助听器的人内心惦记着。非常满足的他走出了巷口，又看见了在黑天鹅般的夜空上燃着的红野牛。戴助听器的灰色的人微笑着想到：“就要熄灭了，永远地！”

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司机开向曼苏尔大街美国大使馆的白色官邸去。

馬利基的影子

大馬士革一天的生活开始得很早。整个城市还在朦朧中，只是早晨的阳光照射着高大寺院的塔尖如同点燃的蠟燭。可是街上已经人声嘈杂了。汽車、毛驢、商販和顧客都拥向“苏克”(一种东方的市集)，清晨的交易已经沸騰起来了。石工和混凝土工急急忙忙走上工地，著名的大馬士革的手工业作坊也都开了門。在維多利亞桥旁，准备跑長途的汽車司机們圍着观看警察局挂牌的柱子，今天哪些道路开放：去阿勒頗、安曼、貝魯特、耶路撒冷、巴格达。報販們用他們的銅嗓子叫喊着新聞，街頭小販高声張羅着顧客。煮着熱食、咸花生和阿月渾子果的活動小爐灶在冒着烟。

当白晝的明燈在地平綫上睜開自己的金眼的時候，整個城市已經開始蠢動了，一直到四郊都是嘈雜不休。可是到中午，生活漸漸平靜下來。殘酷的太陽把石頭晒得滾燙，在上面簡直可以烤熟肉餅。炎熱籠罩着城市，人們尋覓着救命的蔭涼處所，以便度過這沒有活動的最熱的几个小時。

7月底，炎熱非常。所以当午后納吉姆·日阿法尔家里的電話鈴响起来时，他很奇怪；誰能在大家都休息的这个時候打電話呢？大概是个外國人吧，的確，在听筒中他听到了英國話。

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很想見他，納吉姆請他來自己這裡。